144

列傳第三十七

晉

皇甫謐 子方回 摯虞

束晳 玉接

卻詵 阮种

華譚 袁甫

陸機 弟雲 孫拯 從父兄喜 弟耽

夏侯湛 弟淳 淳子尼

潘岳 從子尼

張載 弟協

江統 子虨 惇

孫楚 子盛 從子統 統子蠡

羅憲 兄子尚　　臻脩

馬隆　　胡舊

陶璜　　吾彥

張光　　趙誘

周處 子玘 玘弟 玘弟 玘子彌 礼兄子筵

周訪 子撫 瓊子處 撫子楚 楚子瓊 撫弟光 光子仲孫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咸以爲癡嘗得瓜果時新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享家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若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慾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

爲謚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眞之論後得風痺疾猶
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入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
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
官轅掌然後爲名乎乃作玄守論以荅之其要在於守
道全眞而已遂不仕就散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
淫或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
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既冠謐年四十喪所
生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
人或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

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
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
親勸令應命謐爲釋勸論以通志焉其後武帝頻下詔
敦逼不已謐稱草莽臣上疏自陳抱病困劣不任進路
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
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
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
殺叔母諫之而止時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

贄爲煩請絶其禮幣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戔戔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彊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耻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沉静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謐固稱疾篤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爲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差等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疢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夭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畧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遯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鬼無不之故氣屬于

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眞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眞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上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椁所以隔眞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士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令鬼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姦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椁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姦心或剖破棺椁或牽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然一不行也易稱百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

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
夕葬之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沐浴不造新
服殯唅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
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備爲之制奢不石槨
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蘧篨裹尸
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阬深十尺長一丈
五尺廣六尺阬訖舉牀就阬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
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篨之外便以親土
上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跡

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姦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
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
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
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
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
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
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
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
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誡死誓難違幸

無改焉而竟不仕六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
回等尊其遺命謚所著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
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烈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
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方回少遵父操兼
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荆州閉門閑居未嘗
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己尊賢愛物南土
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士
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廙代侃侃遷爲廣州刺
史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
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
殺侃賴周訪獲免廙既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迎
杜弢廙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來
詣已乃收而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
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
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福禍舛
錯怀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貢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

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遊
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
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
命之不可違故作思遊賦其辭超詣爲世所稱舉賢良
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諸賢良
方正直言會東堂親策之虞對切直擢爲太子舍人除
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政道又吳寇新平天下乂安虞上
太康頌以美晉德帝嘉之以母憂去職久之召補尚書
郎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
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
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筭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
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
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譏施之金石則
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
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
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
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經閱而不

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參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委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事儀典甚悉虞又以漢末喪亂譜傳

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爲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遵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詔書遠稱先帝遺恵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彼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恩臣愚竊以爲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

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
崩杜預奏諒闇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
而唯文稱下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爲節
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荅預書曰唐
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
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
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
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
服齊衰朞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
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
從之虞又議王輅兩社事皆有依據後歷祕書監衛尉
卿從惠帝幸長安又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
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飢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歸洛
陽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已來不親郊
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
縱橫人飢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餓卒虞撰文章志四卷
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
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時所重虞善觀玄象嘗

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皆爲賢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荅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譽晳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遊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鑒從父

棄之鑒以爲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晳等久不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晳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晳誠感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禱之報束長生晳與衛恒厚善聞恒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爲勸農及麤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石鑒卒王戎乃辟璆華召晳爲掾又爲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爲司空復以爲賊曹屬時欲重農晳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

以播嘉穀此誠有虞戒六禽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畎於原隰勤麀蓑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嚴司牧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猶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齕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場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駓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牧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汙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是為難

鹽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彊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
官長終於下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
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楊兖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
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
畚臿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黃潦臻禜山川而
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
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案以聞又昔魏氏徙三
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甚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
逼狹謂可徙還兩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
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
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
志遷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
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
記夏已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
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畧與春
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
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
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

爭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
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畧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
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
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
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
國卜夢妖祲祖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
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
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
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

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
劒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
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銓次武
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
皆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
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
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
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

便非好事皓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
城洛邑因流水以浸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
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劒曰令君制有西
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承皆爲盛集帝大
悅賜皓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簡一枚上兩
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皓皓曰
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皓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
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門生故人爲立碑墓側皓才

學通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百書紀志遇亂亡
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曹十世孫也父蔚
世脩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
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
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好奇
以旌才爲務同郡馮收試經爲郎七十餘篤接於原原
即禮命之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
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及母

經紫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
不脩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陽
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
後爲郡主簿迎太守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
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爲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
宣出補都官從事求寧初舉秀才京人滎陽潘滔遺接
書曰摯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
發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剥亂而識智之士鉗口
罪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正非榮斯行欲極
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興　忠常復阼以國有
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將
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爲亂兵所害接議以爲宜
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朝廷從之河間王
顒欲遷駕長安與關東王越率諸侯討顒尚書令王堪統
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顒尚書令王堪統
行臺下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雖
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
於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

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之體乖戾
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授乃更注公羊春
秋多有新義時秘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
任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
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晳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
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識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
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
又撰烈女後傳亡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理頌駁難十餘
篇言喪亂盡失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繼父意更注公羊

又集烈女後傳云
邵詵字廣基濟陰冤句人也父暢尚書左丞詵博學多
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
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詵對策上第
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
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
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棺至家負
土成墳未畢召爲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
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爲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

怨詵詵以公正拒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慙服累遷雍州
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
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
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爾詵在
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爲州別駕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冠
有殊操爲嵇康所重康嘗養生論所稱阮生即种也察
孝廉爲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災眚屢見百姓飢饉詔
王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
保何曾舉种應詔种對策與濟陰郤詵東平王康俱爲
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
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种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爲第
一轉中書郎進止有方正色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
爲駁議事皆施用遂爲楷則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詣
南陽太守遷于河內與种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
若此朕何憂乎种爲政簡惠百姓稱之卒於郡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少證
吳黃門郎譚朞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

至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爲鄰里所重刺史周浚
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嵇
紹舉秀才譚至洛武帝親策之七科譚對擢上第時九
州秀孝策無遠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
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
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奇於
灰陋拔賢才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
而應斯舉譚荅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昔
以明珠文貝生於江漢之濱夜光之璞出於荆藍之下

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不聞乎
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
又曰夫危而不扶顛而不持至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
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荅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
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脩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逼
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
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
服闋爲鄄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
延爲作荅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陞擢及譚爲

廬江延已為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為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為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為郯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内飢饉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内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别軍擊冰都督孟徐獲其驍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士多為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為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楊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馥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甘卓嘗為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荅不知遺絹二匹以遺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為紀瞻所薦而為顧榮所止遏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為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

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辯道上牋進之帝
親自覽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干寶范
珧於朝乃上牋求退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
聽建武初授秘書監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將軍以
疾復轉秘書監自負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時晉陵朱鳳
吳郡吳震並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薦為著作佐郎
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曰
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
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邈則譚女壻

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及用事常
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缺望常從容言於帝
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
久之加散騎常侍屬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
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
謚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為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沒
茂嗣爵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辭辯
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
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

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蓑
是以聖主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
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
也勗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斯問甫
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
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
彊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
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彊吳美實
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

京師若能抑彊扶弱先踈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
觀者歎其敏捷卒於家年八十餘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
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
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
里閉門勤學積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
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失
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其上篇
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

頓王室遂畢於是羣雄鋒驟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畧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埽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焱起之師跨邑嘷闞之臺風驅熊羆之族霧合雖兵以義動同盟勠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恃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袒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興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公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葉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龍袞逸軌叡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晞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

公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心腹出作股
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
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
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
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奉使則趙咨沈
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重襲陳
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謨舉不
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
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

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師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
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濟之志豈宅千畝之氣而周瑜驅我
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
憑帝王之號師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忘報關
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
績困而後濟絶命永安續以遺恤須之寇臨川摧銳蓬蘢
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盛喪氣挫鋒勢力衄財匱而
吳完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征劉漢氏乞盟遂躋天號昌鼎
跱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列衣冠江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

南拓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
帝拱揖羣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長轅勁鏃望烽而奮
燕尹盡盟規於上黎元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
伴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璋寶
耀於內府珍瑰重亦迺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
荒衝輣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
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嗣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
虔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以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
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

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下奉鐘離斐以
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
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
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
而發卒散於陣衆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
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
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
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
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

未改而成敗賀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楊而掩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翁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弗及卹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納謨士之算故詹肅一面而自託士燮家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忼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畧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

脩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有道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人謹政脩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也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楚而爭舟檝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遠步闡之亂遽寶城以延彊寇資重幣以誘羣蠻于時天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旅江介築壘遵渚袤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

壘按甲養威反虜蹤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
績宵遁喪師六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
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歟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
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北興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
役衆未盛乎曩日人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而邦家顛覆宗祀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
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
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
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
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
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
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之
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
脩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
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
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
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
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

卿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困其上一宇麥秀無悲殷之
思然雖無愍周之感矣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
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
答曰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
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
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
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邪遐遠容不相
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
此定二陸之優劣[illegible]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
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
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侍郎倫之
誅也齊王冏以機職任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
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
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
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信問機曰我家絕無書信汝
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
而報系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

爲當時中國多難顧榮嘗著思等感勸機還吳機留其
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illegible]四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
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illegible]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
功之路不一何則脩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
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乎其域係乎彼者豐約懼
所遭之遇落葉俟微風以隕[illegible]
風之力蓋寡寡子晉遭雍門
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
[illegible]頹哀響也是故[illegible]
[illegible]賢之功[illegible]
[illegible]於天理盡於人庸夫
[illegible]烈士之業故曰才不[illegible]十

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世也歷觀今古徼一時之功
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
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勲
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
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
有生之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
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
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世主制命自
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勸興利不足以補害

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手且夫政由寡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怏怏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慱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斐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移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illegible]之懷上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驕食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謗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陷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闇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

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在於身至樂無從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遠而名逾昭此之不爲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一簣之蘊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誠哉故聊爲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罔不之悟而竟以欲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示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已

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思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王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張四體辭難而心旅有獲又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高下之典屬於末折侵弱之釁遂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章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若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

慮終取其少禍亡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於羣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是可矜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分衆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王朝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是劉氏之能窺闚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亡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其亡覆滅之禍豈在羣臣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是以諸侯岨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喪於黔徒西京病於東市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遠至亡棄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

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嵩國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衛而城池自喪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六邑鉦鼓畢震於闔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止幾甸害不畢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昇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四海已沸嬖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士卒纂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憶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亟遠蘋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忠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刼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

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政郡縣之長爲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已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已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廁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其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事焉穎以機參大將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

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爲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

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廬毛下奮之顧謂機曰豎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牽秀密收

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亦秀兵至機釋
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氣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
吾之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
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潁牋詞
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
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
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
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詞藻宏麗張華嘗謂
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

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嘗洪菩書稱機文猶
云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
弘麗妍贍英鋭飄逸亦一代之絶乎其爲人所推服如
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
三百餘篇並行於世孫拯者字顯世吳郡富春人也能
屬文仕吳爲黄門郎孫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與顧譚
以智全吳平後爲涿令有稱績機既爲孟玫所誣收拯
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明生書慈寧意二人詣獄明
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鄉何宜復爾二人

曰僕亦安得負君慈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雲子士龍
十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
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
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
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
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
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縗絰上舡於水
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
識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奇欠爲常談雲抗手曰雲

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
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
乃是山麓野麋獸微弩彊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
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以公
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
理雲到官肅然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兇殺者主名
不立雲錄其妻子無所問十許日遣當密令人隨後謂
曰其去不出十里當[illegible]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
然問之具服云與出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

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郡守害其能
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
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諫之
辭甚懇切時晏任用部曲將李咸馮翊司馬吳定給使
徐泰等便覆校諸宮中市買錢白帝薄雲以爲既非開國勿
用之義又蕩推誠曠蕩之量復一書陳之晏不能用雲
愛才好士多所貢達後拜太常府薦同郡張贍盛稱其
才不以溢美爲嫌入爲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
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鋒

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
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
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
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張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
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上機之敗也并
收雲穎官屬蜀江統蔡克高等下蜀救之穎不納統等
重請穎遲頓 [illegible] 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
殺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
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

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京人若
數十人流涕固請頴惻然有宿雲之色亟以扶頴入催
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雲門生故吏迎喪葬
清河脩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
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闇迷
路莫知所從忽望見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
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
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
却尋昨所宿處乃王弼冢也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莊

進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聲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
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二陸相攜闇朝
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哭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
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頴移檄
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頴云機從弟喜字恭仲
父瑁吳吏部尚書喜仕吳累遷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
學有才思常爲自叙其畧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
譚詠新序而制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
道覩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

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
九思眞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
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品格篇
曰或問子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荅曰以理推之
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荅曰夫孫皓無道肆其
暴虐若龍虵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
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
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正不懼
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
此第四人也溫恭脩慎不爲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
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
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譽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
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寤矣太
康中下詔曰僞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
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脩志放在草野主者
皆可隨本位就下拜除勑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受
用乃以喜爲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爲尚書郎弋陽太守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兖州刺史父莊淮

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則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璧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辭旨可觀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野王令以邮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湛有六弟淳琬瑶謨總瞻湛乃準尚書都俞之言而作昆弟誥世多稱之居邑累年朝野多嘆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爲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別爲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淳字孝中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姪多沒胡寇唯息承渡江承字文子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末王敦舉兵內向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已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甘卓懷疑不進

王師敗績敦惡誅滅罪兵已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
苦請得免尋爲散騎常侍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
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爲奇童謂終賈之儔也
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籍田岳作
賦以美其事曰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
籍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埽路封
人壝宮堂舍設柤青帘爛爛其嶽立兮翠幕黝以雲布結
祭基之靈壯兮啓四塗之廣所決野墳壁膏壤平壇清
淥濁渠引流激水遐門緬直通陌如矢葱蒨服于縹軒
兮紺轅綴於玄黑耜儼備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
寮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龔春服之萋萋
兮接游車之轔轔微風生於輕幰兮纖埃起乎朱輪森
奉璋以偕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潢潦之歸朝陽兮衆
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鹿麗華蓋芝闕闔洞啓參
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執轡后妃獻種稑之種司農撰
播殖之器挈壺掌弁降之節宮政設門閭之蹕天子乃
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紹紱繂金根照耀以烱晃

兮龍驥騰驤而沛文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縞於震兌
中黃轢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繁會五路鳴鑾九旗揚旆
瓊鈒入藥雲罕騰蔚簫管嘲哳以啾嘈兮鼓鼙磕磑以
砰磕荀簴嶷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震塡塡塵霧
連天以幸乎藉田蠅冕頰以灼灼兮碧色肅其千千似
夜光之剖荆璞兮喜茂松之依山顛也於是我皇乃降
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
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若靡都鄙人無華裔長
幼雜還以交集士女頴斌而咸灰被褐振裾垂髫總

躡踵側肩掎裳連袵襟黃唐爲之四合陽光爲之潛翳
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
乎昏作慮盡力乎樹藝靡推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
厲躬先勞而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
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爲基人以食
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
弗任四業之務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之代耕之秩無
儲蓄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
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坊儉於逸欽哉欽哉

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功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曰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酌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宜其時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尠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孚于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顯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芳大君戾止言籍其農其農三推萬國以祗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岳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閤道爲謠曰閤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韝和嶠刺促不得休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姦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

勑當除之十里一官櫛使老小貧户守之又差吏掌主
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者
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
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
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
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過商賈然則自
唐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軼尤之固非聖世之
所言也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
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温廬夏有凉蔭芻秣成行器用
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櫂寫轅皆有所憩又諸刼
盜皆起於逈絶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連隅
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
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櫛
之所乏也又行者貧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暑晝熱
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櫛門或避曉關逆逐路隅祗
長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轄櫛獨復
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
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

疲人獨專權綱管開闢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
姦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權心使客舍洒
埽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請曹列上
朝廷從之岳類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遷
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
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居於河陽善鼓
琴頗能屬文岳之爲河陽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
爲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
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

吏故得免未幾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
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錄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
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岳性輕
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
而拜構怨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
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
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官不達乃作閑居賦曰
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
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

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遠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評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遇塞有遇抑亦拙之効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絶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饍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

蔬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内愧於寡憂有道予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

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身齊逸民名綴
下士背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黝以逕度靈臺傑其高
跱闚天文之祕奧覩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
玄幕綠徽谿子巨黍異蓁同歸礮石雷駭激矢蝨飛以
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
縈映圓海四泉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祗聖敬
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昔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
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
萬騎服振振以奮玄旨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茲

禮容之莊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石
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
之室教無常師道則在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訓君
風行應猶草靡此里仁所以爲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
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遊鱗瀺灂薌蕙
敷披竹木蓊鬱靈果參差張公六谷之梨梁侯烏裨之
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殖三桃表櫻
胡之別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衍乎
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

能極也菜則葱韮蒜芋青筍紫薑薑齊甘旨蓼蓼芬芳
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凛秋暑
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版輿升
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
加舊痾有痊於是席長筵列孫子柳垂蔭車結軌陸擿
紫房水挂赬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斑白兒童雅
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柸
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
他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
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而奚擬乎明哲仰衆妙而絶
思終優游以養拙初芘爲垠邪内史孫秀爲小史給岳
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
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戶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
旋不荅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
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爲亂
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訣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
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
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今詩云投分寄石友白

首同所歸乃成其諷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司
徒掾據據弟訪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害
唯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
解會詔原之岳美姿儀辭藻絶麗亦善爲哀誄之文少
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
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
而反岳從子尼字正叔祖昂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内史
並以學行稱尼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
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爲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初應州

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
高陸令淮南王允鎮軍公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
奠頌帝甚善之後出爲鄱陽令在任寬而不縱恤隱勤政
厲公平而遺人事入址尚書郎俄轉著作郎復爲乘輿
箴上之極盡風諫之至及趙王倫篡位孫秀專政忠良
之士咸罹酷烈尼遂稱疾篤取假拜埽墳墓聞齊王冏
起義乃赴許昌冏以爲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平
封安昌公歷黄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祕書監永興末
爲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容而

已雖憂虞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
沒攜家屬東出成皋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
塢壁年六十餘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
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
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涌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
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
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
峻世濁則逆時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
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策詩刻茲狹隘土之外區一
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興
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
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未嘗不易憑阻作昏斟不敗績
公孫既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
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其文武帝遣使
鐫之於劍閣山焉載又爲愍懷論言賢人君子將立天下
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過其時無由而致其用辭旨高邁
世多稱之又爲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

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
肥鄉令復爲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
守長沙王乂請爲記室督經中書侍郎復領著作戴見
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戴二弟惕
亢惕字景陽少有儁才與戴齊名辟公府掾轉祕書郎
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
内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惕遂棄
絶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然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
七命其辭曰冲漠公子含華曜而遯龍蟠超世高翔

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絶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
幽山之窮奥於是徇華大夫而造焉乃整雲輅驂飛
黄越奔沙輾流霜陵扶摇之回風躡堅冰之津旌拂霄嶠
軼出蒼垠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崖而攬
轡頓石室而廻輪遂適冲漠公子之所居其居也崢嶸
幽藹蕭瑟虛玄溟海渾瀁淵其後巑岏嶇嶱張其前尋
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籠其山衝飈發而回日飛礫
起而灑天於是登絶巘憩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
巖中曰蓋聞聖人不生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

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勸鴻伐於金冊今公子遺世
陸沉避地獨竄有生之懽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
溢千載何異倪鱗之逝汀濘短羽之洒翳奮今將榮子
以天人之大實悅子以纖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
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腹鑽屈穀之觚解蹠屬之拘
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一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
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鐘以吐餘據蒼
岑而孤生既乃瓊巘層陰岑崿崒右當風谷左臨雲
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跗之蹊搖則峻挺苕邈嶕嶢

晞三春之溢露愬九秋之鴻飈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
條木既繁而後綠草素而先凋於是構雲梯陟峥嶸
翦蓊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
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韻清繞梁追逸響於
八風採奇律於歸昌啓中黃之妙宮發蓐收之變商若
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
之徒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弦則涕流若
乃追清哇赴嚴節奏涤水吐白雪激楚廻流風結悲莫
莫之朝落悼望舒之夕鈌熒熒爰爲之擗摽孀老爲之嗚

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
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
蘭宮祕宇雕堂綺櫳雲屏爛炳瓊壁青葱應門八襲璇
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闌以萬雉之墉爾乃嶢榭迎風
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彤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陵山望
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頳素煥爛紛拱嵯峨陰虬
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
葩重殿疊起交綺對榥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冥飛而
風生尺蠖動而成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

而雙遊時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
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觀仰折神
蘺俯採朝蘭想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
翼戲中沚潛鰓駭驚翰起沈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
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潭之裏然後縱擢隨風弭楫乘波
吹孤竹撫雲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採菱之歌歌
曰乘鷁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之樂以忘戚遊以
卒時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
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素

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最稀
將因氣以効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
雲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驌驦屯羽蔭於
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爾乃張脩罠布飛羅凌蕃岑挂青
巒畫長聲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既乃内無疏蹊外無
漏跡叩鉦散校舉麾贊獲彀金機馳鳴鏑翦剔豪落勁
翮連騎競騖駢武齊轍翕忽揮霍雲廻風烈聲動響飛
形移影發舉戈林聳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
有圓文之貂斑題之縱皷鬣風生怒目電瞰口齒霜刃
足撥飛鋒毓林蹶石拔幽叢於是飛黃奮鈗賁育逞
伎蹴封豨擣馮豕拉麀驕挫犀駝鉤爪摧踞牙擺瀾漫
狼籍傾榛倒壑隕崗挂山僵踣掩濞藪爲毛林隰爲丹
薄於是徹圍頓網卷旆收爲震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
犒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驃澗駕方軒仁鐘電轉萬燧星
繁陵阜沾流膏谿谷厭芳烟歡極樂殫殫節而旋此亦
畋遊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
也大夫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鋚
踰羊頭鏢越鋸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

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漫既乃流綺星連浮采豔發光
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
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
鴻陸麗奔駟斷浮翮以爲至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
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辟燭光駭風
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
功冠萬戰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
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
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

天驥之駿逸態超越京氣靈川受精皎月眸瞳黑照玄
采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
不能覩其若滅爾乃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虬
蝍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
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
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根越地隔適汗漫之所不遊躡
章亥之所未跡陽烏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斯蓋天
下之儁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

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子揮刀味重九沸和兼芍藥晨鳧露鷃霜雞黃雀圓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蹄翰音之跖燕髀猩脣髦殘象白靈川之龜萊黃之鮐丹穴之鷄玄豹之胎燀以秋橙酷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柸范公之鱗出自九谿頳尾丹腮紫翼青髯著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夷子之毫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既闋亦有嘉羞商山之果漢皇之棲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荆

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刻於百工兆
發乎靈蔡縉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
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茲狂狷
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
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栖我以蔀家之屋田游馳蕩利
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
至聞皇風載蹠時聖道醇舉實爲秋摛藻爲春下有可
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從後塵世以爲工
永嘉初復徵爲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亢字季陽

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
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祕書
監荀崧舉亢領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爲散騎常侍復
領佐著作述歷贊一篇行於世

列傳第三十七上　　通志百二十四上

列傳第三十七下　　通志百二十四下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蕤以義行稱爲譙郡太守封
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嶷
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時
關隴屢爲兵荒所擾孟觀西討日檇氏帥齊萬年統深惟
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
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
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
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

相侵涉賦役不及王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彊也以殺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敉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今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蠭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蠻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遠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氏晉翦陸渾趙武胡

隴關論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始皇之業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夷億計雖師役煩數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兩京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求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為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之征棄甲委兵輿尸盡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害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岑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忤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征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

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淵方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
棄漢中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
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
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
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
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
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
於蓄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

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
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蔓滋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
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其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
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
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
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
不雜各得其所上合往古郎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
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
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

有征無戰全軍獨尅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予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獸併逃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遇未鳩與關中之人户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

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
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
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
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
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
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
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
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
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而遺累世

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
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
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
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
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覬戎車屢征中
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
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
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
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大彊分爲三率秦

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宓叛連結外虜近者郡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户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户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穀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停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大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立身與官職同名不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孟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illegible]系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禮諱尊之議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

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愛寵皇朝出
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
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
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
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
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發過度多
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
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
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
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
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
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
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
輿則宜自六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彊不息之謂
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叡喆之質必須輔
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
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

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
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宜揚德音諮詢保
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
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
令軌永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
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
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
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簞路藍縷用張
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皆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

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顏回以簞
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
王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
杯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
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
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鏤黻百宰大夫有瓊弁玉纓庶
人有擊鐘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
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
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

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劒者馬以駕鼓車劒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蕭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仕農工商四業不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居禮三市日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士請學爲圃仲尼不荅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爲恥律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立令不得繕脩墻壁動正屋瓦臣以爲此既違典謨舊訓義且以

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送統與宮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謂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爲惡故耳東宮改臣冒禁拜辭涕泣路次不顧重辟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謐語洛陽令曹攄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誄叙哀爲世所重後爲博士尚書郎參大司馬齊王冏軍事冏驕荒將敗統切諫文多載遷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成都王穎請爲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以母憂去職服闋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郗鑒爲賢良陳留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遇難奔于成皐病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後二子翦惇翦字思玄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嶠以爲參軍

復爲州別駕辟司空郗鑒掾除長山令鑒又請爲司馬轉黄門郎車騎將軍庾冰鎮江州請爲長史冰薨度豐以爲諮議參軍俄而復補長史翼薨大將于瓚作難廟討平之除尚書吏部郎仍遷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永和中代桓景爲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内史加右將軍代王彪之爲尚書僕射哀帝即位欲臨軒拜授母周貴人爲皇太妃彪議曰天高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而拜授斯則母臣子也此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國典而實廢之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先靈之命事才在已可也又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今宜稱皇太夫人於名禮順矣帝不從特下詔拜爲皇太妃帝欲於殿庭立鴻祀又徵躬自籍田彪並以爲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謂宜停之爲僕射積年簡文帝爲相每訪政事彪多所補益轉護軍將軍領國子祭酒卒官子毅歷琅邪内史驃騎諮議毅子恒元熙中爲西中郎長史恒弟

夷尚書惇字思悛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每以爲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多稱之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太尉郗鑒檄爲兖州治中又辟太尉掾康帝爲司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儒林參軍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並與惇游處深相欽重養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時年四十九

友朋相與刋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大守楚才藻卓絶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苻劭孫郗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曰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由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

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
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絶貢王綱解紐四海蕭條
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剋寧區夏協
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
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
帝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籍父兄世居東裔地帶燕
朔憑陵險遠講武游船無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
乘桴滄海交酬貨賄昔越布于朔土貂馬延于吳會自
以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輕樂

沙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東而城池
不守柁鼓鼙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埸列郡大荒
收離聚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九
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
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也吳之先祖起自荆楚遭時
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雷懼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積石之
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茲四紀兩邦合從
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峙之勢可
與太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

厲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絶慮主上
欽明委以禹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
力凌威奮武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由
則成都自潰曜兵劒閣則姜維面縛開地六千領郡三
十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
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徙虢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之
表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蜕内附願爲臣妾外失輔
[illegible]齒之援内有羽毛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
[illegible]魏武侯却指山河自以爲彊殊不知物有興亡

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武臣猛將
折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銳四海復翰飛飲馬南海自
頃國家整脩器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
相望刻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驍勇
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相眷眷未
便電發者猶以爲愛人治國道宜所尚崇城遂畢文王
退舍故先開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指往使所究也若
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祗承往錫追慕南越
嬰齊入侍比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魏藩

豐功顯報隆於今日矣若猶侮
雲合指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
西荆楊兖豫爭驅八衝征東甲
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
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
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
領南望良助寒心夫療膏肓之
疾者必進苦口之藥決
狐疑之慮者亦告逆耳之言如
附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
嫠未順王命然後謀力
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
卒虎步秣陵爾乃王輿
星流龍游燿路歌吹盈
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
宗祀淪覆取戒萬世引
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劭

等至吳不敢爲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參驃騎將軍
苞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
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出
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公紜經年事未判又與
鄉人郭弈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
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楚餘輕苞遂制致敬自楚
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蕭岳好起爲參軍轉梁令
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
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
羣臣將上賀楚上言
有謂之禎祥而稱賀

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蔡饒失之而齊亦未
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
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蛭蝦若豈營事之士或有隱伏廣
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
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脩學官起淹滯申
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有又舉亮拔秀異之
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繁世族必先逸賤夫
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
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

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爲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孝
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鉛邑人
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
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
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
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重唯
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
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纂衆及洵
俱未仕而早終惟纂子統綽並知名統字承公幼與綽

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夔風
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爲參軍辭不就家于會稽性
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
游肆之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爲餘姚令卒于騰嗣以憚
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於世仕
至尚書郎早終綽字興公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
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遊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
初賦以致其意嘗謂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
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
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之隣人謂曰樹子非不楚
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荅曰楓柳雖復合抱亦
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
愛綽才藻而無所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
荅云高情致遠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比面
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
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
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
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龍爲爵長樂侯

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鍛之鼎之糠粃在前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爲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旆電

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王衡於天極斯超古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章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還險校實量

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幽憂蕭條井堙木刋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壠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志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回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蹶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飡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遷者夫國以民爲本疾寇所以爲民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今古帝王之都豈有常所哉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

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
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
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
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
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士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
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
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
脩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
甲兵以養士減冦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
其財怯者先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
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
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
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
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竊以無諱之
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
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意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
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
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

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文章相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爲子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爲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介然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關宇都督巴東

羅憲領軍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獨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脣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爲降虜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折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太半或勸南出牂牁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

百姓所仰歟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會荆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劒泰始六年卒贈使持節安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謚曰烈初憲侍讌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並召而任之子襲歷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守兄子尚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牂牁太守尚少孤

依叔父憲善屬文荆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爲參軍並委任之太康末爲梁州刺史及趙廞反于蜀尚表曰廞非雄才必無所成計日聽其敗耳乃假尚節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時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江陽初尚乞師方嶽荆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孫阜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盛諸爲寇所逼者

人有奮志尚乃使兵曹從事任鋭僞降因出密宣告於外尅日俱擊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特子雄僭號都於郫城尚遣將軍隗伯攻之不尅俄而尚卒雄遂據有蜀土

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爲將帥封西鄂侯孫皓時代熊睦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爲執金吾廣州部曲督郭馬等爲亂皓以脩宿有威惠爲嶺表所伏以爲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未克而王師伐吳脩率衆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詔以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爲邊夷所附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謚曰聲脩之子並上表曰亡父脩羈紲吳壤爲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捽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勳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竊聞博士謚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

聞訴帝乃賜謚曰忠並子含初爲度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邑千六百户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謚曰戴含弟子遜交州刺史脩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黎陽爲翟遼所執死之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栢禮畢乃還一州以爲美談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兖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絶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

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不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校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之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

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閒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初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大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加隆假節宣威將軍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万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

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隆將士皆爲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珧駁曰前精募將士必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獨尅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珧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宜時興復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隆至率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

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略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氐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於官子咸嗣亦驍勇成都王頴攻長沙王乂以咸爲鷹揚將軍率兵屯河橋中渚爲乂將王瑚所敗沒於陣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魏卑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也奮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

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爲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爲監軍假節頓軍徑北爲蕃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州諸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爲貴人奮惟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惟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既舊臣兼有椒房之昵甚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爲之懼駿雖衛之而不能害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謚曰壯奮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侍少府廣子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爲稱仕至涼州刺史建武將軍假節護羌校尉烈字武玄爲將伐蜀鍾會之反

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爲士卒先攻
殺會名馳遠近烈爲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於萬斛
堆爲虜所圍無援遇害
陶璜字世英丹楊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
歷顯位孫皓時交阯太守孫諝貪虐爲百姓所患會察
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既苦遠役咸思
爲亂郡吏呂興殺諝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
軍交阯太守尋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
爲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
監軍霍弋又遣犍爲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眞太守
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
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
爲監軍薛珝爲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爲蒼梧太守距稷
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士其二將珝怒謂璜曰若自
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
不相順故致敗耳珝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
元獲其寶物舡載而歸珝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
督璜從海道出其不意徑至交阯元距之諸將將戰璜

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舡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輜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珊璜遂陷交阯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脩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吳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脩則既爲毛吳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既降允來復讎璜不許吳密謀襲璜事覺收吳呵曰晉賊吳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吳猶罵曰吾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既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

浦發病死孟幹爨能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
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從之臨
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
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後幹逃至京師松能爲皓所殺幹
陳伐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爲日南太守先是以楊
穆爲交州刺史毛炅爲交阯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即贈
穆交州炅及松能子並關內侯九眞郡功曹李祚保郡
內附璜遣將攻之不尅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荅
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
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
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
及九眞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
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既降晉
手書遣璜息駟勑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還使送印綬詣
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既平
晉減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
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
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連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

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尫駑昔爲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渠魁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其罪釁故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授臨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采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而吳時珠禁甚嚴處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鹿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臣並

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璜彥卒又以員外散騎常侍顧祕代彥祕卒州人逼祕子參領州事參尋卒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壽禽之付壽母令鴆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爲交州自基至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璜弟濬吳鎮南大將軍荆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之湮弟猷

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宣城內史王導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爲韓晃所殺追贈廬江太守抗子回自有傳

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羣仕吳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珝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爲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

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爲備皓不從彥乃輙爲鐵鏁橫斷江路及晉師臨境沿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獨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尅乃退舍禮之吳亡彥始歸附武帝以爲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爲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爲吳將積有歲年蹔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轉在敦煌恩威甚著遷鴈門太守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爲順陽內史彥清身率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冀其去職遷負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彥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

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荅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荅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初陶璜之死也九眞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眞賊帥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信宣著南州寧靖自表求代徵爲大長秋卒於官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爲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氐羌反叛太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褒賞以明勸獎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屬雍州刺史劉恍被密詔討河間王顒光起兵助恍

帥將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
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爲顒所擒顒謂光曰前趙兵
欲作何策光正色荅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
得有今日也顒壯之與歡宴彌日表爲右衛司馬陳
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荆
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時江夏太
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
初爲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爲水軍藏
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

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
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
漸爲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
急僞乞降於燕并餽燕金銀燕喜之爲之緩師定密結
李雄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
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給諸
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近大賊尅復之
事當俟英雄正冲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
寇致喪漢中寔燕之罪也光元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

以徇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光於是却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城固既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器杖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尅光乞師於氐王楊茂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實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嶷

援率衆助邈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劒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時年五十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有子炅邁炅少辟太宰掾邁多才略有父風州人推邁權領州事與賊戰沒別駕范曠及督護王喬奉光妻息率兵遺衆還據魏興其後義陽太守任愔爲梁州光妻子歸本郡南平太守應詹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振巴漢值中

原傾覆征鎮失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以寡敵衆經年
抗禦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值刺史邵
隆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
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爲冏所討進退有疑會
羣吏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雖起
其敗必矣今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
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赴盟亦中策也若遣
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
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褒等諫隆若無所
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爲其下所
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以爲參軍加寬武將
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弢於西湘大興
初復與卓攻弢滅之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爲武
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猗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
太守朱軌共距之猗既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爲荊楚所
歸誘等苦戰皆沒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
史謚曰敬子龔與誘俱死元帝爲晉王下令贈新昌太

宗龔弟胤字伯舒王敦使馬訪擊杜曾胤請從行訪憚
曾之彊欲先以胤餌曾使其衆疲而後擊之胤多梟首
級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南頓王宗反胤殺宗於是王導
度亮並倚杖之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
未弱冠膂力絶人好馳騎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
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
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
樂之有處曰何謂也　答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

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
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虎因
投水搏蛟蛟或浮或沈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晝
三夜人謂爲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
始知人患已深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
情告曰欲自脩改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
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但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
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朞年
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及吳亡

王渾登建鄴宮釃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勵對曰蓮花未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勵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吾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勵曰百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勵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後就徵遷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勵深文案之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勵彊直皆曰勵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勵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淄平我知其為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禽耳既而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勵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

令陳準知彤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率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自爲國取恥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虞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

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劒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賻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處著默語二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殉師令身膏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閻

纘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問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
及元帝爲晉王將加勵策謚太常賀循議曰勵履德清
方才量高世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寮貞節不撓
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
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
玘札並知名玘字宣佩彊毅沉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
閑門潔已不妄交游士友咸望風敬憚焉故名重一方
弱冠州郡辟命不就刺史初到召爲別駕從事虛已備
禮方始應命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太安初妖賊

張昌丘沈等聚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
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昌等寖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
大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石
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奔冰遂略有揚土玘密欲討冰
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
九郡軍事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
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其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
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冰別率趙龍馬
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雲雲司

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揚並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
陳敏反于揚州以玘爲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
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江已爲内應
翦髮爲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衛彦率衆而東時敏弟昶
爲廣武將軍歷陽内史以吳興錢廣爲司馬玘密諷廣
殺昶玘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衆奔潰單馬北走
追獲之於江乘界斬之於建康夷三族東海王越聞其
名召爲參軍詔補尚書郎散騎郎並不行元帝初鎮江
左以玘爲倉曹屬初吳興人錢璯亦起義兵討陳敏越
命爲建威將軍使率其屬會于京都璯至廣陵聞劉聰
逼洛陽畏懦不敢進帝促以軍期璯乃謀反時王敦還
尚書當應徵與璯俱西璯欲陰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
奔告帝璯遂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
將軍八州都督刼孫皓子充立爲吳王既而殺之來寇
玘縣帝遣將軍郭逸都尉宋典等討之並以兵少未敢
前玘復率合鄉里義衆與逸等俱進討璯斬之傳首于
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勲以玘行建威將
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

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愛敬之朞年之間境內寧謐
帝以玘頻興義兵勳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
丹楊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敭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
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
爲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爲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東
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爲周顗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
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
是流人帥夏鐵等寓于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已舉
與玘以三吳應之建興初鐵已聚衆數百人臨淮太守
蔡豹斬鐵以聞恢聞鐵死懼罪奔于玘玘殺之埋于客
舍帝聞而祕之召玘爲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
軍南郡太守玘既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弈世忠烈
義誠顯著孤所矜嘉今以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
爲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廻易又知其謀
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勰曰殺我
者諸倉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倉故云
耳贈輔國將軍謚曰忠烈子勰嗣勰字彥和常緘父言
時中國士宮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

吳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密
有部曲勰使馥矯稱叔父礼命以八衆豪俠樂亂者會
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
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奉礼爲主
時礼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侃
知礼不同不敢發兵馥當懼攻馥殺之孫弼衆亦潰宣
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弈世豪望吳人所宗敬
不窮治撫之如舊勰爲礼所責失志歸家淫侈縱恣
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勰弟

少知名元帝辟爲丞相掾早亡玘弟礼字宣季性矜險
好利外方內荏少以豪右自處州郡辟命皆不就察孝
廉除郎中大司馬齊王冏參軍出補句容令遷吳國上
軍將軍辟東海王越參軍不就以討錢璯功賜爵章浦
亭侯元帝爲丞相表礼爲寧遠將軍歷陽內史不之職
轉從事中郎徐馥平以礼爲奮武將軍吳興內史錄前
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監揚州江北軍事
東中郎將鎮涂中未之職轉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
事礼脚疾不堪拜固讓經年有司彈奏不得已乃視職

加散騎常侍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爲光祿勳尋補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晉陵太守清流亭侯懋弟逵征虜將軍吳興內史逵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贊弟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勰臨淮太守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王敦深忌之後逵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彊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土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彊逼自古豐暴難常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周彊而多俊才宜先爲之所後嗣可安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灊山云應讖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逵爲敦諮議參軍即營中殺逵及脫弘又遣參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既而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距之兵散見殺札性貪財好色

惟以業產爲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仗外白以配兵礼
猶惜不與以弊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爲之用
及敦死礼遲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寃宜加贈謚事下
八坐尚書下壹議以礼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
恣亂礼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懋遲兄弟宜復本位司
徒王導議以礼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忘身至於往年
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礼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
鑒論者見姦逆既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即復
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既悟其姦萌礼與臣等便以身

許國死而後已礼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既下大事既
定便正以爲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
惜臣謂宜與周顗戴若思等同例尚書郎蔡謨議曰夫褒
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礼以開
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
有識以上皆與礼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
禮華樂荷不[illegible]之罰齊靈壁擘高厚宥從長昏之戮以古
況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宥乎今
據已顯復聚礼宜貶責明矣遵寸重議曰者今若議必礼

之開門與譙王周戴其人札開門直出風言見官長事邪便以風言定襄敗意實基原情考數也論者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敦匡救尚匡救信姦佞險即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愛於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亦闔門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爲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爲臣之貞節者于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思慝有逕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令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爲賢則召忽死爲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爲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奚益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爲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無與不爭苟順情盡意不可完於一槩也且札闔棺定謚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

同而朝廷竟從道子議追贈礼衛尉遣使者祠以少牢礼
長子澹太宰府掾次子稚察孝廉不行礼兄子蓋卓犖
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徐馥之役
蓋族兄續亦聚衆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為兵少
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蓋忠烈至
到為一郡所敬意謂直遣蓋足能殺續於是詔以力士
百人給蓋使輕騎還陽羨蓋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
郡將入遇續於門蓋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
論續不肯入蓋逼牽與俱坐定蓋謂太守孔侃曰府君

何以置賊在座續衣裏帶小刀便操逼蓋蓋叱郡傳教
吳曾何不與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築續殺之蓋遂因
欲誅騶札距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謀之蓋不歸家省母
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遷太子右衛率及
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
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蓋聞礼
開城納敦憤咤慨慷義形於色尋遇害敦平後與礼同
被復官初蓋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
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力不能然也後竟

覆族建弟縉少無行檢嘗在建康烏衣道中逢孔氏婢時與同寮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彊暴如此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成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沉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薦爲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訪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杜弢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以爲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封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屬武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衆擊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槔打

官軍船艦訪作長歧張以距之桔槔不得爲害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蕤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蕤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濟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發遣杜弘出海昏時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住巴丘糧廩既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仗不可勝數弘入南康太守將率兵逆擊又破之奔于臨賀帝以訪龍驤將軍王敦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時梁州刺

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監荊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帥杜曾擊瞻胡混等並迎猗奉之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不尅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廙爲荊州刺史令督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曾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廙徑造沔口大爲寇害威振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勑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今乘其衰乘之可滅鼓進而行遂定漢沔曾等走固武當訪以功遷南

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
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曾禍
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曾遁走訪步將蘇溫
收曾詣軍并獲第五猗胡混摯瞻等送於王敦又白敦
說猗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軍持
節都督刺史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杜曾
當相論爲荆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
訪爲荆州敦以訪名將勳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
郭舒說敦曰�companion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爲用武之國若以

假人將有足人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
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梳以申厚意訪投梳
於地曰吾豈賣豎子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
農訓卒勤於採納宰有闕輒補然後言上敦憙之而
憚其彊不敢有異於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
中興名將性謙虛不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
不自稱卿功勳如此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
用命訪何功之有乎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布中
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

衆皆爲致死闔敦亡不臣之逆訪常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發耳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蔣侃曰二君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侃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有日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興三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謚曰壯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撫字道和彊毅有父風而將御不及元帝辟爲丞相掾襲去官服闋襲爵除鷹揚將軍武昌太守王敦命爲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爲敦爪牙甘卓遇害敦以撫爲沔（諸軍事南中郎將鎮沔中及敦作逆撫領二千人從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資遺其兄而陰欲取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至撫出門遥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嶽廻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蠻酋向蠻蝨納之初嶽爲西陽欲伐諸蠻及是諸蠻皆怨將殺之蠻不聽曰鄧府君石窮來歸我我忍殺之由是俱得免明年詔原敦黨嶽撫詣闕請罪有詔禁錮之咸和初司徒王導以撫爲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江夏相蘇峻作逆率所領從溫嶠討之峻平遷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

鎮襄陽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于
武昌坐免官尋遷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毋丘奥監
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虜將軍
加督寧州諸軍事永和初桓溫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
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餘寇隗
文鄧定等斬僞尚書譙汶射王誓平南將軍王潤以功遷
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賁爲帝初賢爲
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賁遂有衆一萬撫
與龍驤將軍朱壽擊破斬之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征西
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謹據涪城自號益州
牧桓溫使督護鄧遐勒撫討之不能拔引退溫又令梁
州刺史司馬勲等會撫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
月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師升平中進鎮西將軍在州
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襄子楚嗣楚
字元孫起家參征西軍事從父入蜀拜鷹揚將軍犍爲
太守父卒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襲爵建城公世在梁
益甚得物情時梁州刺史司馬勲作逆楚與朱序討平
之進冠軍將軍太和中蜀盜李金銀廣漢妖賊李弘並

聚衆爲寇僞稱李勢子當以聖道王年號風皇又隴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失守楚遣其子討平之是歲楚卒謚曰定子瓊嗣瓊勁烈有將略歷數郡代楊亮爲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戎校尉初氐人竇衝求降朝廷以爲東羌校尉後衝反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衝瓊密知之收釗勳等斬之子虓嗣虓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所獲虓遂降于安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氐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謂虓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如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狄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譖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冲說賊姦計太元三

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
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
身吞炭不忘忠節況虓累世蒙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
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遂撻之徙
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嘆曰
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己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
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
將軍謝玄親臨哭之上疏稱其忠烈爲求褒贈於是孝
武帝詔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
贈其家撫弟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
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恥下問竊謂無復見
賤敦笑以爲寧遠將軍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
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祕不言以
致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遽見
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並愕然其
夕衆散錢鳳走出至闔廬洲光捕鳳詣闕贖罪故得不
廢蘇峻作逆隨溫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曲江男卒官
子仲孫興寧初督寧州軍事振武將軍寧州刺史在州

貪暴人不堪命桓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
仲孫監益州梁州之三郡寧康初楊安寇蜀仲孫失守
免官後徵爲光祿勳卒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
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謂之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
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
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
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
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通志一百二十四下

通志 第三十七下